

简宇 著

童年 是孤单的冒险

PERILISK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EDITOR _ CHENXI ZHUANGNING /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YEQING | FROM CASTOR | / 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 CA@ZUIBOOK.COM |
COVER ART _ ADAM.X | FROM CASTOR | / TYPESET ART _ ZHANGQIANG | FROM CASTOR | / ILLUSTRATION _ BENYO | FROM CASTOR |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 WWW.ZUIBOOK.COM |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是孤单的冒险/简宇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06

ISBN 978-7-5354-4406-6

I. 童… II. 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6893号

童年是孤单的冒险 简宇 著

新浪读书强力推荐!

选题策划:郭敬明

选题出品:金丽红 黎 波

项目统筹:阿 亮 痕 痕

责任编辑:陈 曦

助理编辑:庄 宁 汪 军

特约编辑:张叶青

封面绘图:胡靖邦

装帧设计:柯艾文化

媒体运营:赵 萌

责任印制:张志杰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10

传真:027-87679300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430070

发行: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010-58678881

传真:010-58677346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100028

印刷: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15.5

版次:2010年6月第1版

印次: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233千字

定价:22.8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童年是孤单的冒险

简宇

著

I2475
J283

PRODUCER _ JIN LIHONG LI BO JING M.GUO
CHIEF EDITOR _ CHEN XI ZHUANGNING / CONTRIBUTING EDITOR _ ZHANGYEQING [FROM CASTOR]
VISION ART _ SHANGHAI CASTOR [CA@ZUIBOOK.COM] / COVER ART _ ADAM.X [FROM CASTOR]
TYPESET ART _ ZHANGQIANG [FROM CASTOR] / ILLUSTRATION _ BENYO [FROM CASTOR]
MEDIA COORDINATOR _ ZHAO MENG / PRINTING MANAGER _ ZHANG ZHIJIE
INTERNET SUPPORT _ SHANGHAI CASTOR [WWW.ZUIBOOK.COM]



童年是孤单的冒险

童 P E R R I S K

世界上没有人比我们
更骄矜、淳朴和无所忧戚。

——海子

目录

第一章	我有一个梦想	007
第二章	遗忘的名字	027
第三章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049
第四章	捉迷藏	069
第五章	一个人的童年	087
第六章	他人亦已歌	105
第七章	失物招领	125

Contents

第八章	幸福的距离	143
第九章	世纪末的华丽	165
第十章	卑微地活着	185
第十一章	风吹来的方向	201
第十二章	我们都是木头人	219
后 记	光阴有续	239



第一章
Chapter 1



我有一个梦想

他们跟我们下保证的时候，
也就是他们最不相信我们的时候。

|童年是孤单的冒险|

要收。”

“是你昨晚又看电影作业也没写，所以现在要抄我的吧？”

“这说的什么话？”于思聪装傻，“许乐仁，我这可是合理利用资源，化废为宝，你得好好感激我才是。”他摆出一副纯情无辜的表情，亲昵地攀上许乐仁宽厚的肩膀，“你不觉得我们俩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吗？”

“……”

“用得不对吗？那是……珠联璧合？”

老李头从办公室里走出来，大声问道：“于思聪，你那作业到底要什么时候收齐？”他双手捧着搪瓷杯。

“来啦，这就来啦。”于思聪赶忙高声应道，一面小声不满地抱怨，“你看，今早还特意打电话给你，叫你早点儿来。作业现在又交不成了。”

许乐仁冷冷地板着脸将作业拿出来，扔到于思聪手里。于思聪屁颠颠地跑开去了，他后脑勺儿上一束头发狡黠嚣张地立起，像有一股蓬松的风歇在那里。

于思聪初中时患上癫痫，显得神经质，仿佛总要不时地说点儿或做点儿事情才能让自己安定下来，却很讨老李头的喜欢。

教数学的老李头是上个学期从高三毕业班调任下来教他们班的，为人幽默。他那个可以遮风挡雨特征鲜明的大额头若是取纵剖面，一定能看到一条完美的二次函数曲线。

老李头的行事风格就跟他那个额头一样特立独行，比如，作业若是全班交不齐就不批，上课迟到不准进教室。

当初他们刚编入理科班时，老李头选于思聪做课代表，有人不服气，说班里现在有这么多人在奥数班做过培训或是参加过省奥数，哪点儿比他差，说他“专制！”“霸道！”

“无产阶级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除阶级！”

“要求用非暴力革命，实现政权最终的和平转移！”

“愚蠢！”老李头笑着说，“推翻我这个专制君主的压迫，你们只会落到另一个更专制的统治者压迫下。不过……”他将这个“不过”说得意味深长，“我给你们个机会。你们谁若是能比于思聪先答出来我出的这些题目，谁就当

这个课代表。”

大家约略地权衡之后，同意了。

老李头说：“第一个问题考你们基本运算能力，心算 192×643 ？”

“123456。”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时于思聪已经报了答案。

“为什么刚好是这个数？”他们狐疑地抗议，“太有预谋了，不公平！”

“那行，我们现在来玩个切西瓜的游戏，一个西瓜如果切5刀，最多能吃到多少块西瓜，剩多少块皮？”

“四十二块西瓜三十二块皮。”

“那切8刀、10刀和13刀又是多少？立即回答。如果还不服气，于思聪可以解奥数题，还可以比赛谁先做完一张数学卷子或整本参考书。”老李头说得越来越兴奋，忽然间他刹住嘴，“一览众山小”地扫大家一眼，“大家还有意见吗？没了？很好，我们开始上课。”

老李头转身开始板书。

头顶上的吊扇轮轴处像是卡住了什么东西，转动时发出单调空洞的声音，像搬空之后老房子里的钟声，“啪嗒啪嗒”……

陈繁无聊地在纸上涂着凌乱的曲线，于思聪忽然丢了个小纸团过来，“下午去不去吃鸭血粉丝汤？叫上许乐仁。”于思聪羞涩地笑笑。他的刘海儿遮在眉毛上，一笑起来眼角便会温柔地下垂，露出那个惺忪腼腆的表情，像个刚刚睡醒午觉正揉着眼睛的孩子。

陈繁从未想过会再遇见于思聪。自从小学毕业之后，他们便没有联系过了，直到上个学期他转学来。

于思聪自小身体不好，时常请假打吊瓶。陈繁记得小学时，有次学校组织去保健院体检，检查完之后医生把班里的同学都赶出诊室，然后和留在那儿的班主任说起于思聪心跳有杂音。

赶人时她被漏下了，坐在诊室隔壁里屋的长椅上，也不敢吭气，想躲到医生和班主任说完再离开。

保健院里空荡而寂静，敞开的窗户用挂钩扣着，风吹得它前后一碰一撞地摇晃，玻璃上的影子 and 淡光也跟着摇动，渐渐浮出人影。李恩泽追着于思聪跑过来，要摸他新剃的脑袋，可是他不肯。

李恩泽看到陈繁，于是踮起脚，在窗台上露出大半个脑袋，“喂，陈繁，你怎么还在里头？”

陈繁扬扬手赶他走。

结果于思聪也跑了过来，将尖尖的下巴搁在窗台上，像只好奇的松鼠，“陈繁，你还不出来吗？”

“嘘——”陈繁竖起手指头小声说，“你们快走开！”

班主任已发现了她，生气地将她轰出去。

他们那时很羡慕于思聪，生病时不用来上课，躺在医院里吃黄桃罐头和糖水荔枝。陈繁甚至忌妒他，她从小很少生病，还记得自己生病那次，父亲说话的语气也温和了许多。接连几天碰见下雨，她就故意淋得全身湿透，想让自己感冒，以为生病后可以逃避很多需要面对的讨厌的事情，可淋完雨之后一回到家，母亲会立刻将她推进浴室拿热水浇她，然后熬好姜汤逼她喝下去。

那时陈繁卧室的天花板上也装着吊扇，她时常担心它们会忽然掉下来砸在她头上，总是整夜醒着，胡思乱想会不会等睡着时发生地震，或者歹徒入室杀了她，让她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连每次穿过马路，她脑袋里都会突然蹦出辆卡车撞飞她这样的念头。

他们生活的区非常大，居住着几万人，划分好几片，新区是新建的七层楼房，多在小区外沿，而老区则全是两层或三层的砖瓦房，已有二十多年历史，陈繁就住在这儿。

老房子的墙壁像是不存在似的，早晚的关门声隔开四五户人家还听得到。通风和采光还不好，夏天潮湿而闷热，若是赶上连日雨天，就不得不找瓦匠来重新捡瓦整理。

从最外面的马路绕进来，会经过废弃的防空洞，下面延伸至生活区的各个角落，没人知道它究竟多大。防空洞这端的大门早已破坏，敞开来散发出酸馊的气味，小孩子经过那儿时希望跟它打个招呼，便在破坏的大门前大声地朝里头叫一声：“有人吗？”

若是再往里走上百余米，能看见那座隶属国企的小规模的电影院。母亲原先在那厂里上过一阵子班。电影院的侧墙上还留着板刷刷着的白色标语和毛主席语录，“男女平等”“只生一个好”“少生孩子多种树”……连老军医广告

也贴在上面撕不干净，像一块块白色的癣疥，刚开始出现时母亲总喜欢捂住她眼睛，说不要去看上面写的东西。

电影院用来招待许乐仁父亲那样的厂职工，每到月底或过年过节时便放些电影。他父亲便将自己的票给她，让她和许乐仁去看。陈繁还学会怎么样造假票，拿铅笔涂得和真的一样，最重要是走进要去大摇大摆毫不心虚，若是被发现，立即撒腿就跑，只要不被追到，便不必承担后果。

等他们升上五年级，电影院使用得越来越少，多数时候闲置在那儿，也无人负责管理和打扫，因此旧得很快。电影院和车站、楼房一样，当人去楼空时，它们便老了，在岁月里成了一个冷清的坐标和依凭，供记忆使用。

父母总是要求他们放学之后就回家，不准在外头逗留太长时间，不准跟陌生人说话，不准接陌生人的东西，更是不准到厂区外很远的地方去。那么多不准、不准和不准，可严令禁止让他们害怕的同时，也让他们总是想要去打破规矩，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情。

许乐仁他们用铁棍合力将电影院后窗的窗栅撬开一道大口子，将它发展成自己的秘密基地，就像忍者神龟生活和战斗的下水道那样。放学后和周末到这儿来写作业、捉迷藏，或是聊天、打仗，他们还可以将自己的回力球鞋脱掉，到了夏天，赤脚在舞台上到处跑，学《战神金刚》里大声叫：“我来组成头部”。

他们撑开伞，从台上跳下来，享受空气阻力带来的一瞬间的快乐。虽然父母一再告诫他们，晴天打伞以后会长不高，可他们并不在乎。

许乐仁边写作业边唱郭富城和小虎队的歌，唱到高兴了，就站起来跳自编的机械舞，在舞台上来回阔步走，骄傲地炫耀。

陈繁拿着烧黑的木棍在墙上写“许乐仁喜欢大嘴妹”，每个字都足足有半个人高。许乐仁在落满灰尘的舞台上翻个跟头，停下来叫她：“陈繁，你在后头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陈繁立即背过身去掩饰，同样大声地回应他。

陈繁草草地抓紧木棍将“妹”字写上去，笔画长手瘦脚像长袜子皮皮那样骄恣。她写完，满意地退后两步盯着它们看。

许乐仁走过来，不满地看着墙上，“靠啊，陈繁你在这儿都写的什么鬼东西，快给我全部擦掉。”

“不擦，我都看到大嘴妹她喂你吃酸梅粉。”

“你是疯了吧，那是她让我帮她尝尝好不好吃。”许乐仁从她手里抢了炭棍，刷刷地将所有的字涂成一团团的麻线。窗缝里漏进温柔的金色光线，照在他紧蹙的眉头上。许乐仁涂完了，回头叫她：“好了，我们到台上去玩一会儿就回家了，你去不去？”

“不去。”

“我说什么你都不肯，不去，那你老老实实在下面看我们玩，听到没有，”许乐仁见她闷不吭声，嚣张地朝她挥了挥拳头，“不许再乱写了，你别以为你住我隔壁我就不揍你，惹火了我，小心你是女生我也揍的。”

陈繁挑个位子坐好，看见李恩泽在台上和许乐仁又在吵了，他要许乐仁听他指挥，“你们到底还想不想演罗密欧和朱丽叶了？”陈繁听说过李恩泽父亲是高中老师，所以他家中有许多书，李恩泽将他父亲的《莎士比亚选集》悄悄拿了出来，异想天开地跟霍老师建议六一时他们演罗密欧和朱丽叶，谁知霍老师竟然同意了。李恩泽和许乐仁吵到一半时，走到舞台旁，“陈繁，交给你个任务，你明天把你妈妈那件红色大衣拿来！”

“李恩泽你疯了吧，要那件衣服干什么？那可是我爸出差花了一个多月工资帮她买的，要是我妈知道，肯定会打死我。”陈繁激烈地反驳，“朱丽叶要穿白色的公主裙，就像大嘴妹今天下午身上穿的那种蓬蓬裙，你们去找大嘴妹来演朱丽叶好了。”

“不要大嘴妹，这是我们男生的事，我们不能让大嘴妹来掺和！”

“那我也是！”陈繁假装生气，走到前面，“李恩泽你看清楚，我也是个女的。”

“哈哈哈哈哈。”李恩泽大笑，“男人婆，抓虫子吓大嘴妹她们这样的事情是女生做的？”

陈繁跳起来拽住李恩泽将他往台下拉。他打了个踉跄，惊骇地盯住她，“陈繁，你想干什么？那可是要摔死人的。”

她得意扬扬地撒手，“你管我！”

“陈繁，你要是再吵，以后就不要来了！”李恩泽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拿大衣给于思聪穿，他演朱丽叶，得穿漂亮点儿。”

陈繁说：“书里头朱丽叶最后死了，她又没有和罗密欧结婚。”

“我不管书里头写的，我偏要他们俩结婚！要许乐仁和于思聪结婚。”

“好！”陈繁扭头瞪着他们，“我明天去偷偷拿来，不过我先讲清楚，要是被我妈发现，那我就不管了。”

李恩泽发现她妥协之后，满意地点点头，“可以。”

许乐仁看看戴在胸前的黄色电子表，“已经快5点钟了，我们回去吧。”

“5点了呀，快跑，快……最后出去的人是猪……”

他们疯狂地收拾起自己的书包，作鸟兽散。陈繁和许乐仁跑在最后面。

这时太阳刚刚落下不久，华灯初上，天空里云山云楼像是被一场大火烧得摧枯拉朽，连红色的火星子也密密地飘了上来，街道边的树木楼房全染成鲜艳的金红色。路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里在放最近的新闻，有时放到晚上，会响起“小喇叭开始广播啦”那个熟悉的声音。许乐仁走在前面，一直心不在焉地东张西望。

“喂。”陈繁叫住他。

许乐仁不耐烦地偏过头，“又怎么了？”

“刚刚在电影院你怎么不帮我？”

他不屑地“哧”一声，“那点儿小事儿要帮什么帮？你们女生真是斤斤计较。”

“你是想要演罗密欧想疯了吧？”

“我才没兴趣，我想演的是那个神父，神经病才会要去跟于思聪亲嘴。”

“哈哈，你们亲过嘴，接下来于思聪就能帮你生孩子了。”

“陈繁，你放屁！”

“你才胡说八道，就是这样，班上谁都知道牵手亲嘴就会生孩子，你今天还和大嘴妹牵过手，大嘴妹以后也要帮你生孩子。”

眼见许乐仁两眼一瞪，又要发脾气了，陈繁指着他身后说：“你爸爸回来了。”

“想唬我可没那么容易。”

“许乐仁！”许乐仁爸爸叫他。

许乐仁回头，然后又无奈地看看陈繁，“爸，你今天这么早就下班啦？”

许乐仁父亲骑到近处才下了单车，在一旁推着车和他们并行，车轮碾过地上落得到处都是的槐花。许乐仁父亲长得很高，因为驼背而显得精神不振。他

清秀的脸庞上架着细框眼镜，看上去比陈繁父亲更像个学者。因为他的缘故，陈繁一直希望自己的视力差点儿，能够有副那样的眼镜。

陈繁换了副很正经的样子，模仿大人的口气问他买的什么菜，又说自己已经看完那本阿加莎的《东方快车谋杀案》，能不能再另外借一本给她。

许乐仁父亲说：“好，你晚上写完作业就过来拿吧。”

他的声音温和好听，而且会用那种平等的商量的口气。她喜欢和许乐仁父亲说话，每次见到他，她都巴不得将自己遇到的事和藏在心里的秘密都告诉他。每次她和他讲话时，他都会耐心地听她说完，不像自己父母那样总是半途打断她，说什么“不要来烦我”“赶紧去写作业”之类的话。

在家里，她永远不知道自己该做到多好才够。父母从没有表扬过她，他们总是数落她为什么考不到第一名？为什么不是满分？为什么那么简单的题目也出错？而当她考到满分，考了第一名时，母亲也只是不屑地扫一眼卷子，说这是小考，什么时候全市联考考个第一名回来给我看看。气得她委屈地将门摔上。

而许乐仁父亲宽厚真诚地夸赞她，不是像别人那样随便地说出口、又很快忘记的那种，而是让她满足而幸福，总希望自己能有个这样的父亲。

在陈繁的世界里，大概再也找不到比许乐仁父亲更美好的人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悄悄盯着他看，很仔细地观察他吃饭和走路的样子，小心地模仿，然后在他注意到自己之前躲开。他饭后去散步时，她也会偷偷地跟在他后头，看他到什么地方散步，尽量不让他发现。

第二天下午陈繁假装肚子痛向老师请假，提前了半节课回家。在班上只要成绩好，就容易博得老师的信任，要是卖友求荣，做了老师的好细，那就是老师可以交托的死士了。

她溜回家，母亲正在楼梯下和邻里聊天择菜。她上楼去，很快在柜子底下翻出衣服，躲回到自己卧室。衣服折叠之后太大，怎么也塞不进书包里，她只好从后窗扔了出去，赶紧又假装轻松地走出来，“妈妈，我今晚到大嘴妹家做作业，要晚点儿回来。”

母亲问她：“那你还回不回来吃晚饭？”

“回来。”